

|   |   |
|---|---|
| 4 | 0 |
| 5 | 9 |
| 1 | 6 |

周

國語





郁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三

大司馬吳畱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西戎也。欲征。

音祭。

祭公謀父。

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觀，示也。

一句領起全篇。

夫兵戢而

時動，動則威。

威，一戰也。時動，如三時務農。

觀則玩。

玩則不震。

玩，黷也。震，懼也。

四句一正。

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文，周公論頌時。



邁之詩周載載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言武王既定天下

公所作載載干戈載櫜弓矢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是也中國日夏允信也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德以布陳先王之於民於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引証耀德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恭大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如此而民之情性未阜其財求食肉不飢不寒所以厚民之生而利其器用如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明利害也如字得教養為利失教養為害鄉猶言所以文脩之鄉在也明利害之所在是耀德之實以文脩之包下脩意五句是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不觀兵之實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滋益也此言耀德不觀兵之昔我先世后稷后稷舜時農官父子

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

謂啓子棄稷弗務棄廢也棄稷之我先王不窋棄之于周

太康必先不窋故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堯封棄於師

通謂之王去夏而遷於邠邠不敢怠業業農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

其訓典序布也纂繼也緒事也訓教朝夕恪勤守以惇篤

奉以忠信三句極寫其不敢怠業之意不奕世載德不承

前人奕世累世也載恭持之意恭尊也自至於武王昭前

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武王亦耀其

二字為下文日祭商王帝辛大惡於民辛紂名也大惡庶月祀時享句伏脉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大為民所惡庶

古文并義羊祥發之三征大戎二鄭師齋



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庶民指周民。商牧商郊。牧野。著庶民弗忍。四

字便見。武王不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即耀德之謂。已而用兵。耀德即不得已而用兵。亦所以為民非觀兵也。只在中國立論。下

文方以五服轉入犬戎。布勢森然。夫先王之制。貫到底

邦內甸服。邦內天子畿內。甸田也。服事也。以供田賦之

外侯服。邦外。侯服者。侯國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邦

中區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畿而取蠻夷要服。蠻夷去

賓見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戎翟荒服。戎翟去王

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

而已。賓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甸服者祭。祭於

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

各五百里也。一層謂五服之地。

若祀賓服者享。

享於壇。要服者貢。貢於壇。荒服者王。王人

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瑞為贊此言五服佐天日祭祭以月

祀月。至時享。享以歲貢。貢以終王。王以終世。至謂朝嗣王

言五服之地有遠近。先王之訓也。後照應妙。有不祭則脩

意者。寬而向最近。有不祀則脩言。稍近者可聽。有不享則

脩文。著之號令。為文。有不貢則脩名。仁聞可。有不王則脩

德。如舜誕敷文德。格有苗之類。五脩字有。序成而有不

至則脩刑。脩也。刑法也。見下文。於是乎有刑不祭。土伐

不祀。馬司征不享。侯承王。讓不貢。告不王。行使。讓者。讓



論以順逆之理而巳。於是乎有刑罰之辟。辟法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五句脩刑之具層却不嫌其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重復故妙。單承要荒二服。言遠國非近者可比。唯是以近無不悅。何侯賓遠無不服。要荒無不至。已上結完先王無觀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大畢伯仕犬戎二故君其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禮以責犬戎。且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壞也。既廢先王待荒服之訓。恐終王之禮亦自此壞矣。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

純固。其有以禦我矣。樹立也。惇厚也。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之德。則守其國。必終於純一。堅固有拒我之備。我雖進兵。亦不能加害矣。已上言犬戎不當伐。且不能伐。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俘獲止此。果不能進自是荒服者不至。終王之禮。果自此壞。

耀德不觀兵。為通篇主腦。迴環往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不過觀兵犬戎。以示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并不成觀兵矣。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厲王

夷王子名胡

虐

暴虐

國人謗

誹也

王名公

康公之後穆公

告王

曰民不堪命矣

命虐故

王怒

怒謗者

得衛巫使監

謗者

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也以巫能役使鬼神探知造謗者

以告

則殺之

告則殺之不待按驗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以目相視喻意

莫敢言

與下文

道路以目

喜得

告召公曰

吾能弭謗矣

乃不敢言

也既自言能止謗

又加乃不敢言

召公曰

是障之也

障防

民無言是障之使不得言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川不可防

也

比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潰水勢橫溢而四民亦如之



民怨日積日多一發不可禦止。寫防民是故為也。治川者決之使導。通也。所以為民者宣也。猶放之使言。所以平其心。此段言止謗所以故天子聽政。領起一句。使貫到底。公卿至於列士獻詩。陳其警獻典。陳其邪正無目。史獻書。史外史書。三皇五帝治體存焉。師箴。箴刺王闕。日警典樂典也。箴無昨子曰。箴有昨子而無見曰。箴賦以正得失。賸賦。賸誦。所獻之詩。誦典書與箴中之語。欲其忘百工諫。上執藝。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政事之得失。不近臣盡規。左右近臣。各盡規諫。親戚補察。同休戚者。補其禮。太師奏樂。太史掌禮。樂教誨之具。者艾脩之。職而脩治之。而後王斟酌也。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子聽政當斟酌於衆言。以考得失。

庶人傳語四字最重。見民言不可。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土地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日原下隰曰隰。下平日衍有漑曰沃。山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也。財用衣食者也。行善備敗。即子產所謂其善者吾則行之。其惡者吾則改之之意。此段言使民宣其言。不但可以免其害。併可以得其利。以財用衣食為比。上七。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能幾何。言不久也。此段言民之有言。原非易發。於若阻遏之。不久亦當決發。傷人。是不得其利。即受其害。王其與我者。有幾何哉。壅字應上川壅而潰。回顧警密。王



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錕流放也錕音

作結是國語常法

厲王虐政之行謗者非一人何可盡誅衛巫豈真能分別謗不謗者不過借神道設教名色偶殺一二人以示警耳道路以目不敢言而敢怒也厲王之喜蓋以民之愚不能出其彀中作用如此可謂癡絕召公所諫語語格言細看當分四段第一段言止謗有害第二段言聽政全賴民言斟酌而行第三段言人之有言實人君之利第四段言民之言非孟浪而出皆幾經裁度不但不可壅實不能壅者迴抱防川之意融成一片警健絕句世人不察立言層節輒把此等妙文一氣讀却良可惜也西仲

仲山父諫王立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音現括戲二公子名見王王立戲立少樊

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破直唱不順必犯凡不順理之事犯王

命必誅天子之命或違必當討正其罪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取犯而行誅令

之不行政之不立犯而不行既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即行而

不順理之事又不足以服民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

君臣得其分長幼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少事

得其序方謂之順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少事

豈能獨言是教之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皆立王命將有所壅前此立長若不從而誅之是有誅王命也少是自誅



前此立長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前此之王命弛，不誅則當此之王命輕。天子其圖之。勿輕。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戲立為。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史記伯御括之子。行之不順，民果棄上。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恐政不立，欲令之行。諸侯從是而不睦。教逆所致。林西仲曰：武公欲定世子，止當以括見王，何為與戲同往？且宣王令主也，豈不知立長常法，乃獨私於戲耶？想戲必有賢於括處，武公與王皆冀以王命立賢，或可已爭，而不知王命正不可不順。仲山父之諫，可謂委曲詳盡，見得此著一錯，別無可措手處。其行文轉折處極圓而雋。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為王。襄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誅叔帶，郊洛邑。王勞之以地。王賞之以陽樊，辭不受，請隧焉。掘王城之地。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開口便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規畫也。甸服，畿內之地，以供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取其貢賦以備百姓兆民之用。百姓百官也。有以待不庭不虞之患。不庭當征，不虞當費。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亦使有祭神祇且備意外捍災禦患之費也。舊註謬甚。先王豈有賴焉？利。



也。已上言先王土。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  
地之大。不過如此。祭九嬪九卿為佐。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  
供給神祇而已。亂百度。已上言先王官。亦惟是死生之服物。米章以臨  
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言止有此。蓋禮與諸侯  
異。舊註作帝。今天降禍災於周室。謂叔帶。余一人僅亦守  
王。皆然。何說。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府。不能大有為也。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隱也。其叔父  
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隱也。其叔父  
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言晉雖受私  
不知其非。而惡我行賞之不當。非我吝而弗與也。先民有  
已上言若從晉侯之請。則與者受者俱不能堪。先民有

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  
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類謂革本朝之舊。遷作制  
度。自著其功用於天下。謂定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引  
新朝之法。皆設言晉為天子。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引  
也。備物。謂死生。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辭幾  
之。服物。采章。已上言除是晉有天下。方可用。隨禮流辟。若猶是姬姓也。  
之說。非故用此。狠語。亦明上無二王之理。大物。其未可改。  
未更。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物。未改。大物。其未可改。  
也。大物。即備物。改字。承上改玉。改步。來。叔父其茂昭明德。  
物。將自至。改步。一。段。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泰。辱也。綴上。降禍。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言  
災於周室。一段。



以嗣先王以臨長百姓。綴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也。悉聽自制。為隧不待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大掩

晉文請隧。論者以為寢窺大物之漸。似覺太過。但晉文以納王一節。自以為有殊功。當受異賞。如周公得用天子禮樂之例。時年又逾六十。有故不請當身之榮。而請死。後之寵也。殊不知先王封建。本為屏藩王室。靖王室之禍難。非異人任。陽樊溫原之賜。已出於不得已。在晉文不但。隧不當請。即地亦不當受也。故襄王緩緩把先王封建說起。意謂諸侯之國土。無一非天子之分。地若以有功而必割。何服之壞。以為賞勢。不能給。而况頻死生之服。物采章使。天子有一土乎。自是以下一段。緊過一段。總言不為天子。必不可用隧禮意。反覆奇肆。當為絕調。

西仲

倉葛不服晉

國語

王至自鄭

襄王自鄭至王城

以陽樊

畿內二邑名

賜晉文公。陽人不服。

不肯

晉侯圍之。倉葛

陽人

呼曰

王以晉君為德

故勞之以陽

樊

提出陽樊。故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

提出不服

陽樊

提出不服

陽樊

提出不服

故地之民懷王之德。自不當見罪。止是陽人謂君其

陽樊

提出不服

陽樊

提出不服

提出不服

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初意謂君以未從之故

陽樊

提出不服

陽樊

提出不服

提出不服

晉德如王德。今將大泯其宗祊。廟門謂

陽樊

提出不服

陽樊

提出不服

提出不服

吾不敢服也。今乃加以兵。則不德實甚。吾夫二軍之所尋

陽樊

提出不服

陽樊

提出不服

提出不服

將蠻貊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尋用也。此不可以

陽樊

提出不服

陽樊

提出不服

提出不服

倉葛

倉葛

倉葛

倉葛



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狎習也。羸者二字說得可憐。見其不能為驕逸不度之事。若是  
未習知晉國政令耳。故臣承命。承屬晉之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  
逆命。何足以辱師。有德於我。唯晉有司是召。不足以勞晉師。劉伶忤人。將被毆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意本於此。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既不足辱師。而蓋自言其羸也。  
震必至頓壞。臣聞之曰。武不可觀。見文不可匿也。觀武無烈也。威。匿文不昭。此不貴武功而貴文德之言。陽不承獲甸。承繼也。陽為甸服。而祇適以觀武。臣是以懼。見晉加兵如此。不然其之民。  
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裔民謂要荒遠裔之民。承上文甸字來。與下文父兄甥舅對。有坊本謂凶惡之若之何其虐之也。

我族在荒裔者。大謬以天子之父兄甥舅而虐之。是虐天子矣。意謂天子以晉君為德。而晉君反以天子為怨。則詞婉而峻。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不敢以陽民為民。其實陽民被出流離播遷之若。尤有甚矣。

晉文納王。王勞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所以酬其功也。  
左傳載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又載圍原三日。師退而  
降。想當日各邑俱不肯服。不但陽民已也。先輩謂畿內  
之地。周不宜賜。晉不宜受。以致紛紛動眾。誠為正論。但  
晉文當各邑不服之時。自當力辭還周。乃用兵圍天子  
之邑。而出其民。目中豈復有王耶。則受者之罪。自加於



賜者數等矣。原雖圍不出其民。而陽獨出其民者。玩倉葛之言。是到底不服語氣也。左傳止載五句。則簡而該。此計二百餘言。則詳而盡。皆可以奪晉文之氣矣。西仲

襄王不殺衛成

國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用元咺訴其

○畢竟爲五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謂自上而下故上

作政而下行之。上率下以正不逆。故上下無怨。則上下之分

定而彼此無怨惡。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可行

註未夫君臣無獄。無此爭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無此聽君

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君父之尊一也。流弊必至於

江河日下之而叔父聽之一逆矣。自兩造質對又爲臣殺其

君。其安庸刑。向無此刑。若冒然行之布刑而不庸。再逆矣。徒



其法而實不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願之用又屬不願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政更多於合諸侯之數恐諸侯聞而解體後此不能再合全是為晉侯語氣妙不然余何私於衛侯衛侯本可罪非欲私而宥之也晉人乃歸衛侯說得衛侯生死全沒關係妙

林西仲曰衛侯以猜忌戕其骨肉固不能無罪矣而元咺以臣訟君晉侯使君臣對理定爰書之曲直歸周請殺豈可訓乎襄王全不理論是非只提出上下兩字謂古今無聽治君臣爭訟之事國家亦無為臣殺君之刑其所以不從晉請者恐諸侯不附原為晉計不為衛惜也詞意嚴中帶婉卓然妙篇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天使乃假火道車可嘆

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夏之十月心星早見於辰候人不迎導候人不迎導司空不視塗司空不視塗掌道路者不修險澤不陂無川不

梁無橋路中野有庾積場功未畢庚露積穀也菜場道無

列樹無表墾田若藝既墾之田生草如初藝時下所云田膳在草間是也四句路中所望見者

宰不致餼生食及芻米日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國無寄寓

既不授館亦無當食時如此縣無施舍不但無可住歇亦無施放民將築

臺於夏氏為淫夏徵舒之母欲藉以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

臺於夏氏為淫夏徵舒之母欲藉以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

臺於夏氏為淫夏徵舒之母欲藉以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孔儀二大夫南冠楚冠也如夏氏往夏微舒之家也。至

陳國都所親見者已二皆叙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

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寒露節角星朝見東方

天根見而水涸

後五日亢氏之間謂之天根

本見而草木節解

寒暑後十日氏星朝見

駟見而隕霜

霜露節房星朝見

火見而清風戾寒

霜降後五星以火見而定時至起下交

故先王之

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便於

草木節解而備藏

知農事畢

隕霜而冬裘具

預為寒備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民力可用。五句以時至而定

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陳道便於行旅成梁民不病涉上交雨畢水涸俱九

月事然火見之後皆土功之時且有建與梁之別故又引夏令証之

其時微曰至時微收而

場功饒而畚揭

饒具也畚上籠揭土輦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營室定星也十月小

雪中定室昏見於午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期會也以築作之具會之

此先王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惠而不費

今陳國火朝覲矣而

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

綴舟為梁

是廢先王之

教也

此段論陳道弗澤川野場五句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

表識也

立鄙食

以守路

四鄙每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以分程限且備傳報

國有郊牧

國外牧

置有寓望

偵察非常之舍

藪有圃草

芻蕘所需

園有林池

材木魚鼈所出

所以禦災也

兵飢之備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章

民皆力農

不奪民時不蔑民

功

君與休息

有優無匱

力農故財有餘

有逸無罷

休息故力有餘

國有班事

國城邑也



土功井然有條理縣有序民四甸為縣方役今陳國道路不可知指  
 無列樹非指道第也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勞於為君作  
 是棄先王之法此段論陳野積場功道無列樹墾田若藝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  
 於夏氏七句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告之行理以  
 節逆之瑞節為信以迎之候人為導鄉出郊勞門尹除門除  
 庭宗祝執祀伯大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徒具徒供徒  
 司空視塗司寇詰姦防寇虞人入材甸人積薪薪但有他用火  
 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已熟日餐司馬  
 陳芻養其馬工人展車展視其車百官官以物至百官各以所  
 職之物來其

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大國不比敵國司事之官至於王使則皆官  
 正蒞事用長官司事上卿監之察其勤惰若王巡守則君親  
 監之仍用長官司事第自察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  
 朝單于名出王族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為王而司事莫至是蔑先  
 王之官也此段論陳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膳宰先王之令  
 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怡淫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出湯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  
 妃嬪妻妾所以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  
 亦



媯姓淫其妻故曰賣姓。卽伯淫矣。

陳我太姬之後也。

陳胡公姬武王女也。

棄衮冕而南

冠以出不亦簡矣乎。

從非。

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此段論陳侯與孔寧儀行

父南冠以如夏氏句。

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

茂帥卽懋率言勉循先王

之德猶恐難副其教以致失望。

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

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以此推之所以知其不有大咎

國必亡也。總收四段有力。

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見弑于夏微舒

大咎。

九年楚子入陳。

楚莊討夏微舒遂縣陳。國果亡。

林西仲曰陳靈公通於夏姬且偕二臣同往宣淫役民築臺於其家此一節喪身亡國有餘不待他罪然其國中上

功俱廢田地荒蕪王臣爲過賓而司事無一至者亦因其

耽於淫樂無暇及於國政也篇首寫出陳國荒涼王臣冷

落景况便是一幅亡國畫圖矣單子告王四段逐段把先

王來分析比斷與確不易人以爲善而叙事錯綜與後面

四段整雅處不無軒輊不知篇首從假道入界起步步而

前以至於造國都其間有當行有當食有當宿或目見或

耳聞不得不一一順寫至引先王之言比斷又不得不分

類摘出是前面之錯綜卽後面之所以爲整雅也讀書不

糾心參究如何解會得來



臧文仲請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言于嚴公曰。大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

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以爲救鑄名器藏寶

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以爲求請之資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誥繼繼千

齊言所當爲之事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

也備卿辰請如齊言所當任事之人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焉

子請之其爲選事乎猶言尋事做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苦事自做

平常事讓他人。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

國家無違違拂戾之事三句就盡職上言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



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言不得不請如齊之故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

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戾至也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卒盡

也。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太公皆掌命諸侯所當祀。○偏批太公陪講妙職貢

業事之不其而獲戾。無以共職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

執事。穀久積則敗為齊有可以救敝邑使能供職。應上職貢之累。○倒為齊應事妙

其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祈

實永饗而賴之。應上周公太公命祀句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為辭令所動

林西仲曰文仲告君之語妙在有原委答從者之語妙在有擔當請齊之語妙在有回護詞令雋品此萬選錢也

臧文仲請求晉釋衛侯

國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用元咺之訴使醫煬

之不死。密俞貨醫使薄煬故醫亦不誅。恐人知其行毒全篇發議在此臧文仲言於

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無死罪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者

死隱乃諱也。不當殺而妄殺故諱大刑用甲兵。攻其次用斧鉞殺中

刑用刀鋸。宮則其次用鑽竿鑽竿鑽所以刺字黜也薄刑用鞭

朴以威民也。五刑故大者陳之原野。○應上無有隱句今晉人煬衛侯

以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原野市朝曰三次今晉人煬衛侯

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不顯言殺之使如自死者然。○應上隱乃



諱有諸侯之請必免之。無死罪故。已上言衛侯可請而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同列相救。人必與厚。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教以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為訓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新霸欲得自然可動。已上言魯當代衛請釋。公說行玉二十穀。雙玉乃免衛侯。納玉及晉以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皆賄衛罪。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皆及同姓果為所動。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正歸美於君也。明明為衛却暗暗為魯其摹寫晉侯心事如畫作用都奇未段辭賂尤得大體正言亦句句。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魯大夫名辰使國人祭之。以其不常見疑為妖祥使人所且禳展禽即柳下惠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政謂禁令為政二字從使國人三字看出越者歎其所為出於政之外也夫祀國之大節也。制於國為最大而節政之所成也所以為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慎者不輕之謂今無故而加禁令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制立典法也典設也非政之宜也。文仲無故妄祭之非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及民者以死勤事則祀之其不暇恤以勞定國則祀之其力者能禦天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皆所以除民害者非是族也族類不在祀典五者皆有所

外即是無故不宜添入誠慎之也聖王制祀六句出祭法已上申明慎制祀以為國典之實昔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烈山神農號祭法作厲山柱祭法作

農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業稷穀神也民

賴其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伯祭法作霸以非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土即句龍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

以安故十句俱出祭法杜東句龍以勞定國既沒而祀為土穀之神尚能為民禦災捍患不使有旱乾水溢也祭

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故先言社稷下文俱言宗廟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

民共財黃帝軒轅也命名也成命祭法作正名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

顓頊能脩之顓頊黃帝之孫帝高陽也能脩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

帝嚳黃帝之曾孫帝高辛也固安也三辰日月星也序之使民知休作之候故得安堯能單均刑法

以儀民祭法作賞均刑法以義終單均盡平也舜勤民事

而野死征有苗崩於蒼梧之野鯀障洪水而殛死鯀障防百川續用不成堯殛之於羽

山二句皆禹能以德脩鯀之功止之能禦大災契為

司徒而民輯司徒教民之官輯和也法施於民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六世孫為

夏水官勤其職而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除邪謂放桀

死干水以死勤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除邪謂放桀

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死於黑水文王以文昭文王



照四代次序不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禘而宗舜  
 其有虞氏舜後禘大祭也郊祭天以配食也祖其有功者宗  
 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祭法作郊禘而宗堯  
 章註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愚按舜子  
 孫乃夏諸侯無禘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郊之禮此恐有誤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夏后氏亦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商人禘舜作禘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殷契之父稷周之始祖也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初時亦祖稷而宗文王顧武王定天下其  
 廟不可以毀故更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八祭俱出祭法引証上文則祀之數句  
 者也有虞氏報焉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  
 侯神祖也報德之祭  
 杼能帥禹者

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七世孫少康子上甲微能帥契者也

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八世孫湯之先也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

焉高圉稷十世孫太王高圉之曾孫四代子孫凡禘郊

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總收上文加之社稷山川

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社稷應前山川謂五嶽及前哲

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肅侯曰質明張及天之三辰民

所以瞻仰也藉其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五行金木

民非五行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祭法作山林

用如材木魚鼈之類非是不在祀典禘郊宗祖報之外有功於民者

古文  
 卷之三  
 三十一  
 祀爰  
 結三  
 郭郭



之制祀以為國典合政之宜

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

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請功仁者愛人必請

而知者處物者

格物必審所無功而祀之非仁也

無愛人不知而不問非

智也政此論其失德又進一層

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

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廣川猶言大流禽鳥得氣之

門來歷則使人祭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燠果有文仲聞柳

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

認祭鳥

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

贊

祀之使書以為三筴

司馬司徒司空三卿各書一通謂

卿無涉疑欲書其言為法恐有遺忘不厭復申

少所見多所怪此古今人通病藏文仲之祀爰居疑以

為神即後世鮒父鮑君之惑不知其所從來故也展禽

把祀典說得關係國政歷引聖王制祀如社稷宗廟以

及山川百神凡與於薦馨之數悉非無功於民此外不

容無故添設則海鳥之祭不但失政兼以失德可知矣

末指出到魯東門來歷令文仲爽然自失篇中引用多

出祭法或後儒採輯其言以入禮記篇內亦未可知不

得以雷同抄襲為疑也西仲







乎禁罾罟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罾罟小魚網鄂作格所以誤歌也廟  
享祖宗庖宴賓客畜儲也不能但用夏槁而不用鮮故取  
獸代魚所以待魚孕產裕國儲也。已上言古者取物有  
時於其未生之且夫山不槎蘖根所復生嫩條也澤不伐  
先不害其生之草木未魚禁鯢魚鯢魚獸長麋麋子鳥翼鰲耶  
天成曰天魚禁鯢魚鯢魚獸長麋麋子鳥翼鰲耶  
翼抱也生哺目蟲含蜚蜚可為醢蓄庶物也古之訓也  
蓄滋養也。已上言古者取物今魚方別孕別於雄不教  
有制於既生之後不害其長而懷子不教  
魚長生者又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藝極也。總承上文言  
去其罾以遵水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虞夏令之禁去其罾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而美是良罾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論告  
里革

此罾雖被斷比未斷時更良蓋未斷不過得魚而已既  
乃代我得古人之法命收藏之使吾見罾無忘里革之言  
不可棄也。兼美師存侍師樂師曰藏罾不如實里革於  
斷罾匪夷所思重物不如重人藏罾必待檢而後見實里革  
側之不忘也。於側舉目即是且罾只得一法而里革凡遇  
過必匡君能不忘受益無盡矣。把  
罾與里革相較一番尤匪夷所思

君有過則諫正也宣公夏濫泗淵雖違於古未始不可  
以古訓規之太史克竟斷棄其罾與前此更甚僕之書  
一樣作用意雖出於愛君迹則嫌於犯上嚮拳兵諫則  
足自刑先軫唾朝免胄自討亦知不可以訓也幸而宣  
公欲藏其罾師存又進其人遂為千古直臣佳話矣所



引古訓只舉春夏二時。蓋春夏為生長之候。非他時可比。魚鱉鳥獸雖分別並提。語意却側重魚鱉一邊。其助宣氣乃應。魚陟負冰。獺祭魚物。候取以致祭而已。嗣後方取而食。且儲以為橐。及罍。留既禁。祭祀宴享。不得不借資飛走之肉。訓雖三平。實一氣貫下。不可錯看也。若蕃庶物一段。雖把草木鳥獸魚蟲連類並舉。以明其說之有徵其實。亦重魚鱉鯉鱖一句也。上段是不害其生。此段是不害其長。與夏濫泗淵不時不度。緊緊對針。則貪無藝之過。宣公豈能辭哉。西仲

叔仲昭伯論朝楚

國語

襄公如楚

朝康王

及漢聞康王卒欲還

及漢二字是服日蓋漢為楚境楚君臣皆知公

矣。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名

上眾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

仍當往。諸大

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

謂朝盟主則不

喪則計尚未至叔伯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

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欲免楚禍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

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

義之者出於情之當然

而服之者。迫於勢之不得不然。殆有甚焉。慶聞畏而往。聞其

古文所義

卷之三 廿五

叔仲一

邪邪齋



而往。聞喪而還。苟幸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今因楚君死而  
幸的人。為楚嗣。方可然當。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況嗣君  
喪者。豈有他人為代任乎。非幼冲可比。令尹司馬還。是康王  
舊臣皆習知魯平日畏服於楚。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  
誰曰不如先君。嗣君豈肯自認。將為喪舉。即在國聞楚  
而還。其誰曰非侮也。此六句承太子又長句來。事其君而任  
其政。其誰由已貳。此二句承執政未改句來。求說其侮而亟  
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若嗣君欲求脫免人之侮。已不肯  
為盟主。其讐魯不更大乎。又說侮不懦。欲求脫免人之侮  
承予為先君來六句而總言之。又帥大讐以憚小國其  
威。執政不貳。合尹司馬合心相助。又帥大讐以憚小國其

誰去待之

憚以兵臨之。使知畏而服也。與上文畏字相應。待抵當也。

若從君而走。患則不

如違君以避難

走患走人於禍害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

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

不如往也

又因諸大夫皆欲還。故併呼。乃遂行。

乃遂行

林西仲曰。襄公與諸大夫往楚。未至欲還。不過謂可省此

一行耳。不知勿往則已。既往而還。楚人已知勢必責其幸

盟主之死。而輕其孤蔑其執政。何以自解。若謂不知所為

當有遭喪之禮。唁其嗣而弔其喪。未為不可也。篇中層層

剖析。用五個其誰字。面啣接而下。利害曲盡。總是畏是非



義楚勉強跋涉所以避楚難利國家耳末以禦楚之術守國之備反詰諸大夫文情無限婉折

敬姜論勞逸

國語

公父文伯

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歆也退朝朝其母母穆伯之妻敬姜也

其母方績

績緝麻也文伯曰以歆之家而主猶績懼于

季孫之怒也

主謂主母于犯也季孫其以歆為不能事主

乎

就不能養上說文伯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

而未之聞邪

僮頑癡也備官居官也聞謂聞大居吾語女

居使坐而聽也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

瘠瘦薄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

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勞勤勞逸安逸言處沃土民所以當勞之故



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承瘠土說却從  
妙。言勞民所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  
以擇瘠土之故  
德。舊註大采五采也。天子春分朝日服五日中考政與百  
德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廣生。脩陽政也。  
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考字在賈下十七字  
衆士也。牧州牧相國相宣布序次。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  
也。民事及民之事皆所當考也。  
糾虔天刑。舊註少采三采也。秋分夕月服三采。司載謂焉  
糾。氏保章氏糾。恭虔敬刑法也。天刑肅殺治陰  
也。日夕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監視也。九  
官主祭祀者即就也。著而後二字可見勞多安少以  
段段著而後字。此言天子之勞。按下文各叙出朝晝  
夕夜則此段朝日夕月不應屬春分秋分即所謂地德天  
刑。亦言每日之刑賞如此。若據舊註則本文以日中繫瘠

分。入繫秋。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  
分。說不去矣。  
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業事也。命令也。典刑  
也。此言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  
諸侯之勞。卿大夫之勞。此言士朝而受業。書而講貫。  
其家事而後即安。此治也。此言  
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受業。受事於朝也。貫  
此言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此言庶人  
之勞。已上自天子王后親織玄統。統冠之垂前後者用  
至於庶人各有其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綌。紃。纓從下而上者。綌。冠  
勞。內子爲大帶。卿之嫡妻。口內子。大帶。緇帶也。卿內子。勞。命婦成祭服。命婦。大



祭服玄衣纁裳。命婦勞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士妻勞。自庶士

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以下謂庶人。已上自天子

所織以漸而加者。以社而賦事。然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

貴賤為勞逸之差也。有辟古之制也。社春分社日也。賦布也。事農桑之業。冬祭

罪也。以男女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又以心

二字總括上文。分出君子小。自上下。誰敢淫心舍力。承上心力二字。今我

人總括上文。寡也。爾又在下位。寡孀婦也。下位。下大夫之位。下位比上

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猶言作事。况有怠惰其

何以避辟。朝夕處事二句連戒文。伯都在內。辟字。吾輩也。

而也。朝夕脩我曰。必無廢也。先人爾。今日曰。胡不自安。以是

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勸母自安。則已之喜於自

官也。承君之官。應篇首備官句。絕祀根上。仲尼聞之曰。弟

忘先人廢先人二句。又進一步。翻入妙。仲尼聞之曰。弟

子志也。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淫字根上。逸則淫來不

通篇握定一箇勞字。生出無數議論。其言聖王處民擇

瘠土之說。人疑其與富教正論不合。不知敬姜全為治

心起見。所謂勞則思。一設發前人所未發。蓋心有所用

則不暇於惰淫。夫子所以有無所用心之戒。古人治家

常使婦女群聚一處。織紵為事。不但課功。兼以杜淫。亦



此意也。但以婦人教子之言。宜現身說法。故借聖王處民之道。而以勞則思逸。則淫二句。分出善心惡心。作籠統話中。段把天子以至庶人。王后以至民婦。各有當勞處。逐一分別臚列。見得世界中。無論為何許人。每日自朝至夜。無一刻可容其淫心。舍力亦以見舍力與淫心相因而起也。未段以已之當勞。兼戒其子之承官全在我寡。何着眼。而以爾在下位。加一又字。帶說其意。可見夫子直贊其不淫。明知其以勞治心之法。不在事功上較論矣。此意非章句之士所能解。西什

子服惠伯說韓宣子

國語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何同子服惠伯

曰。晉信蠻蠻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蠻蠻指邾莒執政無同

產所謂晉政多門是也舊註誤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不但魯見夫失其政

者必毒於人。恨人不附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

之。使往謝罪以洩其毒而紓國難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上

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例有正副恐無子服惠伯曰。

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此段言已不敢不為貳晉人執平

子。果受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盟所以晉為



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

晉久主盟，同盟不

晉辭盟

昔欒氏之亂，

欒氏齊人開晉之禍，伐取朝歌。

齊莊公納

齊莊公納

盈伐晉

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豹悉師，樊賦，躋跂，畢行。

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

離俞，地也。踰也。踰以趾行，踵不能貼。

不能行之人亦行空

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倚止晏萊焉。

國救晉。句法警鍊

大夫左左軍也。從後禦曰倚止，獲齊師退而後敢還。

也晏萊齊大夫言擊齊又有功

以魯之密邇於齊，最速而又

找一非

以求遠也。遠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最速而又

小國也

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

其憂

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

今信蠻彝而棄之，失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

諸侯之勉

開亦

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

氣沮

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彝之故棄之，其無

帶一句

乃得蠻彝而失諸侯之信乎。

利者小國共命

宣子說乃歸平子。

諸侯與蠻彝孰為重輕當

林西仲曰：晉作盟主，魯與邾莒常同受盟，其加兵邾莒也。

魯豈得為有信乎？平邱辭盟，欲以為討在魯，不能無危。季

平子往晉一著出於無可奈何，然亦自知不免見執。若他

人代為解說，必辯邾莒之慝為誣，或以邾莒有罪當伐，曲

古文所義



為支飾矣。乃惠伯止把晉侯辭盟提過逗出信字。便以雖  
俞救晉一事細述痛發。自謂勉力事晉不宜見棄。末歸重  
於得蠻彝而失諸侯之信。非晉之利。其意云何。蓋平邱之  
會。本為諸侯皆有貳心。起見。時齊侯不服。脅以兵威。方肯  
赴會。故把勉力事晉一語。以為歛動。其昔年伐晉取朝歌  
恰恰又是齊事隱隱中。其所忌見得晉在今日止當以失  
諸侯為慮。不宜代蠻彝較論曲直。縱得蠻彝亦不能有補  
于晉也。命意最巧。其文之警練曲折。則不待言。

閔馬父論恭

國語

齊閔丘來盟。

哀公八年與齊平。秋閔丘明來蒞盟。

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

於恭。

宰人吏人即官寮也。以初平結盟恐執事不敬取罪。言若有過當處宰人於恭。戒之切也。

閔馬父笑。

馬父魯大夫。

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

出此言便是。不昔恭之甚所以笑。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太師樂官之長。敘詩樂者校考言名頌頌

之美者。今止存五篇。

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

輯次也。卒章曰亂。四句那之第四節。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

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先聖王傳恭有所受於古。故稱自古。古又稱在昔。在昔又

稱先民。一層遡上一層不敢有專者。把二句詩分作三層解。奇絕。

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



入於恭其滿之甚也。以恭出自己意。肅傳於人。儼然負周恭所長其滿極矣。自解太滿二字。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之為義本大。引證法。今吾子之教官察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周能蓋愆楚能知過。是惟無過者方得為恭也。今言陷而後恭。是以有過為恭矣。先王傳恭之道何為也哉。又不解恭字之義。駁他陷字。林西仲曰。恭敬二字不同。敬乃千聖相傳心法。恭屬於外。第敬之一端耳。故敬無病而恭有病。如恭而無禮。足恭之類。皆恭之病也。景伯之戒亦主外面禮文。言似無大謬於理。閔馬父乃笑其太滿。發出傳恭不敢專及恭字之義。所謂箭上加尖。內外如一學問。不意當日有此理學妙文。

齊桓公請管仲於魯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立為君。使鮑叔為宰。使治齊。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得祿養足矣。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不堪為宰。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其可用。既自辭畢。又為國家謀一為宰之人。故加若必治國家。句乃商度口吻。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恩貴。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權貴。忠信可結於讎。姪弗若也。政貴。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教貴。行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兵貴訓。五者既不如夷吾。則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當用夷吾為宰。古文所義。



濱近也言其有死我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心必不肯為我用夫指夷吾言宥其怨而反加以恩之夫猶是也必以事子糾者事君肯為我用也桓公曰若何何以鮑子對曰請諸魯乾時之戰魯既為齊所敗請之必得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子我矣若之何魯恐齊用之雖請未必得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欲加誅於羣臣之前使知以不令為成蓋隱其用之名魯自不忌而夷吾可得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法省句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直喝夫管子天下之才也天下無與比之才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凡用之未有不興者令彼

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

齊最近魯必為所凌

嚴公曰若何其計

施伯

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

雖予之使彼不能用絕似戰國人作用

嚴公將殺管仲

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

欲生得而自誅以甘心於射鉤之恨若不生

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若死於魯而不死於齊無以為羣臣不令之戒與不子無異也

請生之

必請生致

於是嚴公使束縛以子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

至三、豐三浴之

以手塗身曰豐齊使大得手

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

問焉

桓公大得意

林西仲曰施伯不見於內傳然知管仲為天下之才便非

凡品或惜其不勸嚴公用之不知管鮑各奉其主者以一



主得立彼此可以相收此時仲已打點相齊毋論嚴公不能  
能用仲即仲亦不願用魯也況魯既敗於乾時生賣之討  
既不敢違齊所命戮於羣臣之請獨能抗而不予乎將殺  
而以屍授仍為齊使固請束縛以新敗畏齊故耳其行文  
流轉無片語費解在外傳中另是一種文字

管仲作內政

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圖伯業便管子對曰

未可國未安根本未定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

太公治齊遺制擇其善者而業用之不能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

遂者達其生滋者益其數所以生聚之也若貧則振業之窮

者不敢侮之意此皆舊法之善者敬百姓三字是千古帝王大則國安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已桓公曰諾遂修舊

本領上言國之強必本於富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

根本已定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又欲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難志矣大國



者能。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國小者能拒以天下諸侯皆知吾欲從事故也。二速字即是霸者病根。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攻伐之事。隱軍令寄於國政。若有攻伐鄰國不知則大國不及爭小國不及拒。故可速得志。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止制國中之政。不從事於諸侯者然。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五家中取一人爲長。十軌爲里。里有司。五十四里爲連。連爲之長。二百一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二千家良人。鄉士也。已上作內政。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

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入爲旅。鄉良人帥之。計一家出一人爲兵。卽以其長次第相轄。已上寄軍令。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之帥正卿也。分言一軍之令。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鼓所以進軍將所執也。中軍或君自將。國高皆命卿也。合言三軍之令。春以穆振旅。秋以獮治兵。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皆因訓練而田獵。此則以田獵爲訓練亦。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分之各歸其寄軍令於內政。於郊。步伐皆整齊。不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此句是末伍之亂。三軍訓練成矣。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無事時但爲國政。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



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次  
日居進退日行。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言勿戰。君有此  
有事時則為軍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友向也隨其以誅無道以屏周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小國不必言矣。總結  
林西仲曰安國然後從事諸侯是從實地上做去以富成  
強所云作內政寄軍令即寓兵於農仍是修舊法耳軌里  
連鄉有指臂之妙借田獵為訓練禁遷徙為相親有神其  
教聯其情之妙著著勝算只是欲速得志為隱為寄遂把  
敬百姓屏周室真正學問事業都弄成假所以謂之霸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國語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

枕畔之言無不見聽

謂公曰吾聞申

生甚好仁而驪

揅驪字為下文行

甚寬惠而慈於民

是其好

皆有所行之

見之行事也行字

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

乃以國故而行驪

於言殺君出

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

之何

不沒不得自沒而強死也

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

姓即上文亂國不亂國則申

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

父乎

公以常驪姬曰妾亦懼矣

代君懼也伏

吾聞之外人之

言曰

外人何人其言何

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



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引外人之言止此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

已上破公惠民不惠父之說公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

親衆況厚之承上文言得衆則不畏君而不行強爲衆則雖行強而愈得衆矣況滋也彼將惡始

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就君之名雖惡而以利衆之美蓋蔽於後來人必歸之此句起下十一句凡

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就方殺殺親無惡於人之時言

人孰去之就既殺之後言苟交利而得寵不但厚利志行而衆說不但無惡欲

其甚矣孰不感焉不但不但沮不去而且中其所欲無不被其愚惑也雖欲愛君感不

釋也人雖有愛君之心至此爲利所惑不能自解矣以上痛發以國行彊之意今夫以君爲紂

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喪殺也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

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

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承上文言申生行服

不但中國人之欲亦是有功於宗廟處公不可不自爲早計也已上恨必亂國句而痛發之公懼曰若何

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

乃其釋君所欲利國之欲也索求也下一釋字純用激法言欲終命除是授政無他法也且君其圖

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再此數語言無親乃晉國諸

君之常情不特申生一人而已欲公信其必弑也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

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

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



爾勿憂吾將圖之

言若授申生之政雖免見弑仍不能逃諸侯之害不如除申生為得策也

林西仲曰凡行讒者動言人之惡此却晉申生之好仁反

自言可以亂國及獻公之惑至以紂為比何也驪姬雖寵

然申生仁孝獻公亦知之言突說欲行弑必不見信故語

語說申生是箇好仁之人止為國家起見行強於君且以

全宗廟出於萬不獲已故行強之後仍不失其為好仁也

公當惑亂之時心虛膽怯不得不聽妙在全篇止為公畫

免死之策始曰盍殺我繼曰盍老而授之政皆愛公之語

所以其言易入從來奸臣宦官要劫其君悉用此法

重耳對楚成王

國語

遂如楚

自鄭至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周禮禮儀

九獻

上公禮

庭實旅

百

庭中所陳饗餼之屬百舉成數也

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

得

之兆不

亡人而國薦之

九

非敵而君設之

旅

非天誰啓之心

行或使之所

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

以為天命

公子再拜稽首

先謝

對曰子文王帛則君有之羽

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

若無可報之物

知楚

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

必有

對曰若

必再問故意作觀語也

有侵伐

會於中原其避君三



舍退九十里不若不獲命楚又無還其左執鞭弭弭者曰鞭右

屬秦鞬秦矢房鞬以與君周旋戰曰周旋得已而後戰所以為

報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懼為

恐也欲為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不修我之不德殺

之何為與人天之昨楚誰能懼之楚不可昨冀州之士其無

令君乎殺亦殺不盡已上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材質約而

不諂約窮困也三材傳之狐趙賈三人皆天昨之矣德全而

意可天之所興誰能禦之人豈能與天爭已子玉曰則請

止狐偃留子犯為質且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

媾郵之也曹詩候人三章言小人不當附大夫郵而效之郵

又甚焉效郵非義也言我既知用小人為過若留狐偃則晉

過非效郵而何已上答請止狐偃句

林西仲曰晉公子出亡十九年中毋論觀裸與塊受盡許

多輕薄即齊宋納女贈馬亦不過憐其窮而予以當厄之

惠從未有待之以上公之禮且詢其復國所報非料定公

子必為晉之令君斷不為此過情之事人疑退避周旋之

對稍露稜角無聞雷失筋之妙用不知賓主酬酢間已居

然受上公之饗而不讓此時措詞忽爾諂屈便覺前後志

鄒郁齋







也言生之易。文王在母不憂。總承不變不病。言在傳弗勤。

處師勿煩。事王不怒。事父不觸其怒。敬友二號。善二而惠慈二。蔡二

子刑于太妣。為妻之法。比于諸弟。親其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求以自輔。言文王及為世子之質之善。

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詠

於蔡原。而訪於辛尹。祭公原公辛尹。尹侯皆周大夫。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

百神。而柔和萬民。億安也。所以為神之上民之望。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

恫。與上詩皆思齊篇惠順宗公大臣也。咨于大臣。政無是則

文王非專為誨之力也。歷叙文王能自得師。不尚羣人往教。已上各篇最善之質作

公欲使傅謹之問公曰。然則教無益乎。承上文王非對曰。胡為無益

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入進而受益也。學不可廢

言有質者。公曰。奈夫八疾何。承上文八不對曰。官司司之所材

不可無教。師長也。官師指在位者。言八疾中。戚施直。鑄。主擊鐘不籟。

也。有他材可用者。亦用之。而不棄。條蒙。舊註主戴。舊。朱儒扶。盧。快佐助也。盧治鑄所用。別作

矇。矇修聲。審音不龍。龍。司火。必使聽。僮。昏。瞶。瘡。僂。僂。官。師。所

不材也。以實。裔。士。四裔人跡。鮮至。實之使生聚。不謀不言不

他能者。成其有用之用。下三疾外。無他能者。亦成其無。夫教

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因仍也。體猶體貼之。體能質。若川



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原本也邛迎也有小口別通曰浦川  
為大川教有術能迎衆人之順各成其學而後為大教也舊註憤憤

林西仲曰文公重在擇師固義方之意胥臣重在受學尤  
切實之談其舉八疾之不可教也即所謂下愚雖教無益  
也其稱文王之不待教也即所謂上智不教而成也語雖  
竟而義實未竟及公再問方以人生而學非學不入為對  
即所謂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之說矣末以教之術通於官  
師器使之道無一可棄勿強以所不能但開其所未至如  
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則千古師席之韋弦也

范文子論外患內憂

國語

鄢陵之役晉伐鄭以鄭叛故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

軍厲公自將中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惟厚德者能

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欒論道理作一篇冒頭稱晉之德諸

侯皆叛國可以少安晉德極薄必諸侯盡叛不得為盟主或

相唯有諸侯故擾擾焉擾擾不安貌諸侯有叛有不叛少不

凡諸侯難之本也之故也凡爭諸侯皆為禍本以無德服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憂以厚德能受多福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

憂距遠也猶違于德不能為聖人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



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有外患則君與臣知懼必合心為禦侮計今我戰又  
 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賢自怠教而重斂。厭怠常訓而  
 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以增嬖倖愛妾之祿產遂其佚樂不奪諸大夫田則  
 焉取以益此。臣而能舍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棄  
 也甘心棄其家而空退不作亂者能有幾人。臣戰若不勝必不能忘情於見奪也。韋註誤。所以為內憂  
 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秋猶階  
 亂地上生將。盍姑無戰乎。戰本欲求勝勝既不如不勝則無  
 求其害必大。盍姑無戰乎。戰不猶愈乎。此段言所以不欲  
 戰之。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所獲邲之役三軍不  
 振旅。為楚所敗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所殺晉國固有大恥三  
 之役先軫不復命。為狄所殺晉國固有大恥三

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彝以重之雖有後患  
 非吾所知也。損滅違避重添也言先世晉恥已多當身不宜  
 戰之。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  
 所用重。福輕無甚益禍重不可拔所以貴擇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  
 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彝為恥乎。君尊臣田臣不忘情於見奪謂之不相聽  
 內憂大作貽笑諸侯此禍之重者若違蠻彝為恥則禍之輕  
 耳無戰乃擇輕禍非不知先世有大恥不宜重也。韋註以君  
 臣不相聽作三大恥事可嘆。樂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  
 陵大勝之。恥此乃擇輕禍者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  
 重斂大其私暱。欲用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為卿盡去羣大夫殺三郤而尸諸朝。郤  
 古文新義



郤至納其室以分婦人。取三郤家財物以分愛妾所於。是乎  
 國人弗蠲。行爲潔。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翼。晉故都樂武子與中行偃執公殺之。葬以一乘。不用諸侯  
 禮葬也。諸國果不肯安室而徒退成。此內憂其禍重矣。  
 厲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無德而服者衆。果自傷矣。  
 林西仲曰。晉爲盟主。非一日。伐鄭討貳。遇救而逃。失諸侯  
 必矣。奈論厲公之德。免其內憂。未始非福也。文子老成謀  
 國。料事洞如觀火。通篇以德字作眼。而以憂患禍福等字  
 作前後照應。總以持滿之戒。非大德不能此。真千古龜鑑。  
 厥後文子祈死。武子不免。弒君豈能無遺恨。于一戰哉。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國語

叔向

羊舌肸

見韓宣子

起名

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賀其貧

宣子曰。

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

也財

無以從二三子。

往來之用。難與

卿大夫。

爲伍

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

疑其以可賀

對曰。昔樂武子

無一卒之由。

百人爲一卒。按周制。田九里。出兵七十五

分爲十二井。公田所入。

其官不備其宗器。以祿薄不能備

其官不備其宗器。

官卽助祭之員

猶不宣其德行。

篇眼目

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

越發諸

侯親之。戎狄懷之。

此其德之宣

以正晉國。行刑不疚。

刑卽

疾病也。此其德。

之宣於本國者

以免於難。

言有德者

及桓子。

名歷書

驕泰

驕泰

驕泰



奢侈貪欲無藝無德而惡畧則行志忽畧典則而行貪欲之志假貸居  
 賄借與民間以取其利而聚之於家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言  
 德者不但保當身兼可及懷子子盈之改桓之行而修武之  
 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離羅同言無德者  
 貽禍於後卽有蓋愆之夫卻昭子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  
 三軍三軍與上文一特其富寵以泰於國寵榮貴泰驕慢  
 人較之因驕而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  
 求富者尤甚絳晉舊都殃及  
 於後者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錡卻至卻犇又  
 尤甚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  
 其寵大矣難搖動乃忽

然俱滅無德之富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  
 可時到我德字有力  
 其德矣是以賀貧不足賀所以賀者以自武子之貧或能  
 甚已上答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服  
 他何故二字若憂不在德而在貧勢必棄德黷貨爲卻昭子  
 何賀之有之續滅亡而已可弔孰甚此又破他憂字  
 宣子拜稽首焉欲謝其言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以其言  
 當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韓氏以下嘉吾子之賜其  
 言可以全宗族

叔向賀貧之說舊評以爲翻案文字與柳子厚賀失火  
 一樣奇翹不知王參元以富名掩其才名人不敢薦一  
 失火便可賀此則借一賀字逗出德來以爲勸勉故引  
 欒卻有德無德禍福之應做個樣子其意以爲宣子有



樂武之貧若無其德亦未必可以免難而庇宗况又以貧為憂乎此因事納忠詞甚峻厲不是言空空一味貧便當賀作寬慰奉承語也是故宣子憂貧本是計利而叔向却為之計害覺卿大夫柄政無一非禍機所伏以樂武下之德宣及中外止討得免難二字便宜其餘則逃亡刑戮或滅全宗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無害即

是利也

不知其所當憂將改賀為弔矣

豈溢詞哉

是一篇極正當文字

如何認作翻案看

西仲

穆子使夙沙釐相翟

國語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

即為鞮也以涉它守鼓

令鼓人各復其所

非察勿從

非官不許

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

執之

以妻子非察

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士也

名曰君臣豈曰

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

言所以携孥從行不復故土

穆

子召之曰鼓有君矣

指涉

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鼓有新君

可事但留此且得

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

在位者執贄

認臣聞之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承質而策

死古之法也

策計算也方委質時即打算

君有烈名臣無畔



質。守土者與城俱碎。而有節烈之名。服官者從一。敢即私利。而終而無他受之。贊如此。方可備不虞之患。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即就也。私利指祿爵事新君。即是時故。其若不虞何。若晉有不虞。不能守鼓。又改事他君。晉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以勉左右。乃使行。聽其携。既獻。獻符言於頃公。昭公子與鼓子出於河陰。子田。使居。使風沙釐相之。其志。

林西仲曰。鼓人能事其君。此穆子之言也。風沙釐把君臣大義看得十分真。說得十分透。自然動得穆子。末說到不虞。覺人人皆事新君。亦非晉之利。萬世臣極盡此片幅。

叔向譏董叔見執

國語

董叔將取於范氏。

董叔晉大夫范氏獻子之妹。

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

婦

順從為德。

曰。欲為繫援焉。

正為其富。欲以親情相結。求獻子提拔也。

宅曰。董祁愬。

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

祁獻子妹名。不敬。妻當得何罪。愬得奇。

獻子執而紡於

庭之槐。

紡。縛之也。處分得更奇。

叔向過之。

故意。曰。子盍為我請乎。

叔向

曰。求繫既繫矣。

細為之繫。還求援既援矣。

木為之援。還

欲而得之。

還他一個欲字。

又何請焉。

既得所求。別無可請矣。妙。誰令人絕倒。非後世所能及。

林西仲曰。富字是一篇眼目。董叔繫援之語。其胸中原想

他一個富字。揆其所以不敬。大約以情累其禮。未嘗有橫



逆之加董祁謂不當以尋常夫婦相待故有是烈其胸中  
實自負一個富字若妹不見敬於其夫在兄何損獻子之  
執無非以不敬已之妹置已何地其胸中亦拋不下一個  
富字也然富人驕蹇惡態慣施之親戚間獻子董祁不足  
深責但婚娶人道之常董叔既別有求福癡想便應把自  
家娘子當作一尊觀世音拈之蓮花座上朝夕禮拜冀得  
楊枝甘露救苦救難何至不敬取罪再受一番虐諱乎若  
稍知恥辱之人至此亦必效鉏耨觸槐而死矣今世或有  
存董叔之見者吾當書叔向此語示而辱之

郵無正免尹鐸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為治也曰必墮其壘培壘荀寅士吉射圍簡子所作壁壘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晉人所壘壘日培

人眼心尹鐸往而增之不但不墮且惟恐其不固而增益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逆命大夫辭之為鐸不可曰是

昭余讐也增壘培反使讐物昭著目前罪必不可赦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武少豐於難從姬氏於公宮塗隙日釁下宮之難趙武從母莊姬養於公宮冀塞禍難

之隙故有孝德以出在公族出宮立有恭德以升在位為

夫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政晉有溫德以成其名譽中外稱

夫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政晉有溫德以成其名譽中外稱

夫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政晉有溫德以成其名譽中外稱



德皆從少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  
 于難而成復其所難中雖無先世之舊法當身之輔導亦能崛起身  
 及景子長於公宮亦習知先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  
 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思難為教訓順德以學子  
 以自身循德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  
 使子效之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  
 臣子皆疏之以及此難以不知思難之故俱不能用所以  
 有苟寅士夫尹鐸曰意推其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古射之禍夫尹鐸曰意推其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上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

鳩趙宗乎必知戒懼而修德永保家門若罰之是罰善也  
 鐸意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善惡不並立賞罰不並行出  
 甚善何望者言已必不能為惡而望賞也說到簡子說怒字  
 此方見得切已不是為尹鐸遊說奇妙絕倫簡子說怒字  
 相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全無人理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免難之賞軍賞也以免後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  
 使已知懼可以免後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  
 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  
 子也怨若怨焉言為簡子明賞罰非為鐸免死其怨鐸之  
 高子也怨若怨焉言為簡子明賞罰非為鐸免死其怨鐸之

按尹鐸治晉陽為保障不為繭絲簡子誠襄子云晉國  
 有難必以晉陽為歸厥後襄子為智伯所圍決水灌城  
 郭郭齋



沉寯產蛙民無叛志則尹鐸之有善政固結民心可知矣壘培之增當日必有所用郵無正委士可鑑之說或出於鐸意與否俱未可知第居安思危一著有國家者皆不可一日去懷故管仲謂齊桓曰願君無忘射釣之耻臣無忘檻車之辱馮異謂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由車之恩悉此意也篇中以文子景子思難而典引起轉入簡子之及于難由平日無鑑所致則壘培之增使知生於憂患受益不少以此行罰則長君逢君者及行賞矣措詞異樣婉切令簡子無地自容不如是不止以止其殺機也至辭尹鐸歸賞不諱舊怨尤出人意表○林西仲

竇孽論人化

國語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

九月

雉入于淮為蜃

十月

龍鼉

魚鼈莫不能化

如龍成鼉魚化唯人不能哀夫

而別得生人

一死已矣豈不可

悲○落想甚奇

竇孽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所得者多

不哀無貽論也

不哀無貽

論也

哀無德

貴不足

令美譽可不哀年之不登

客此句是主答他字

夫中行

以美譽可不哀年之不登

范氏荀偃士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

定公十三年荀寅士吉

射伐趙簡子簡子奔晉

陽公逐之遂伐公敗而奔朝歌

此無德無人而欲享富貴者也

今其子孫將耕於齊

不能復

宗廟之犧為賦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宗廟之犧為賦畝之勤人之化也

何日之有

以富貴之子

孫忽而振勤農



敵為最貧賤之事人亦未嘗不能化也何日之有言易也○此答唯人不能化句單發無賄無寵二句則上文連類而言不為無因且把牛化喻人之化與雀雉等物互映尤有情

林西仲曰趙簡子以衛貢五百家始禍其罪與荀寅士吉射之為亂等故春秋皆以叛書嗣以韓魏之請而得復乃其幸耳人不能化之歎實有老將至而不能長享富貴之慮然世總無不死之人子孫之謀不可不講惟立德而人歸之用保令名此其所以為子孫謀也中行范氏不知務此其子孫式微可以為鑒寶鑑所云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簡子豈能免此真當頭一棒矣

伍舉論章華之臺

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示以誇之對曰臣聞國

君服寵以為美寵與辱對服寵謂身被榮貴如下文貴字名字皆是章註可笑安民以為樂

惜其財力則安聽德以為聰聽德言則耳致遠以為明致遠人所及者廣

皆因美字而緒及之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止就臺言而以金石

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就臺中所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

以為明奉土土木句而以察清濁為聰也承上金石匏竹句已上因美字虛起作冒

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制極卑小

木不妨守備城守用不煩官府不費庫藏民不廢時務不奪農時官不



易朝常不勞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遠人問誰相禮則華元

駟駟聽矣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又

遠人可致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患於諸侯服寵矣。已

王之臺方可為美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勞財用盡焉費年穀敗

焉廢時百官煩焉易朝舉國留之工之數年乃成後之久。

矣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不能而後使大

宰啓疆楚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前

重魯至蜀引此誓之使來算不得致遠使富都那豎贊焉

富都那豎贊焉容和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鬚也皆無德

也那豎美少年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言可聽與上華元駟

駟諸大夫相反臣不知其美也結過美字。已上言夫美也者上下

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釋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

財用則匱縮引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利已

如何算得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完竟不

祇以自害矣已上又推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無聽

言所以不得為美之故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天子

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無安民而遠者距違無致遠

之貴也寵之大者唯以公侯為官正輔而以伯子男為師旅

衛之皆所其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

也德既行自然安民而不騷離致遠而不距若歛民利以成

古文斤

卷之三

五三

伍舉二



其私欲使民蒿然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

目觀有臺何補於國事即孟子所謂豈能獨樂之意已上

勢為此臺一齊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無室榭不過講軍實民

亂臺不過望氛祥為民故榭度於大卒之居王士卒可臺度

於臨觀之高瞻望無蔽則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置財用

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皆無疥癢之地於是乎為之

所以不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所以不官寮之暇於是乎臨

之煩官業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所以不故周詩曰經始靈

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靈囿麀鹿攸伏引詩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置

之也禦亂備災皆所以利民反奪民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

正以土木崇高形楚其殆矣既不能安民則是無德勿論致

已上言先王為臺本以利民無置遠即楚國之寵其能久服乎

民之事不當自謂章華臺為美

林西仲曰楚靈勞民傷財大興遊觀土木其意自謂可以

長享榮貴誇示諸侯今不在君德上理論殊不知臺美則

財匱財匱則民不得安非保國之道也伍舉之對注定價

財奪民土著眼開口提出服寵安民聽德致遠四句為綱

以聞不聞輕輕點過即分叙苑居章華二臺用此四句之



意錯綜逐一相形其得失自見再將章華臺所以不得爲處洗發一番又將四句之意穿插搏挽見其有相因之勢但壞於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一著不但不得爲美且以爲惡之甚者警切極矣末言先王爲臺原以利民非以置民不當將置民之臺自稱爲美以致國濱於危尤爲諄懇之論細味之段落井然奈舊註全不解了且有錯謬使讀者不無訝其拖沓誠可惜也

靈王不納子張之諫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急而且厲欲其從而改也

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

已子張之諫若何

商所以拒諫之法

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也

用字是前

後伯應處○此二

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舊註中身

也天死曰殤宮所居也執謂把

凡白箴諫吾盡聞之矣

以鬼殤在

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

造出見鬼的話妙後孟嘗

白公又諫

欲諫

告故也寧聞宅言

若拒入秦之諫從此變出

王如史老之言敘事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

猶自謂未文

聳增高也又脩治也

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

制使以象旁求聖人

說傳

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



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引古形其拒諫之非。此段前有一百六十四字後有一百二十二字俱節去。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懋寘之於耳。聽而不復拒諫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他不復拒諫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父以規為璜也。巴浦地名犛牛也璜所以塞耳就置耳二字造出諛語妙。遂趨而退。知諫無益。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林西仲曰靈王用史老言拒諫荒唐有趣子張引武丁事進諫迂濶有趣靈王但欲以耳受諫冷落有趣子張謂耳用不著諫諛諧有趣柄鑿中各有無可奈何口角奇絕。

藍尹亶不載楚昭王

國語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白。

津名。

見藍尹亶載其孥。

方載妻孥於舟。

以王曰載予。

呼欲同載。

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

君之過也遂去王。

謂王自取亡國不救其難。

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

欲討。

其棄君之罪。

子西曰請聽其辭夫有其故。

斷無不知王討而敢求見其中必有緣。

王使謂之曰成白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

而欲聽其辭故。

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

囊瓦以一馬之怨拘唐蔡三君致其請師。

於吳以敗柏舉而君出奔。

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

討亶之罪是效瓦長。

舊怨必臣避於成白以傲君也庶悛而更乎。

悛懼更改也囊瓦之惡即君之。



惡傲之之意如此。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  
三句答棄王之故。以桓舉為戒。不長舊怨。觀之之。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  
惡乎。意如此。三句答敢來之故。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長舊怨。可以亡國。君既死在司敗。  
矣。唯君圖之。今臣請受誅於司寇。但君當自。千西曰使復其。  
位以無忘前敗。見。應則記得亡國之後必。王乃見之。以其辭。  
林西仲曰。吳師入郢。君大夫以班處宮。壘為大夫。載。卒。避。  
此患耳。王用囊瓦取敗。棄而不載。實有餘恨。未必料王必。  
能歸國。儆君觀君二語。似屬支飾。但不宜長舊怨。自是保。  
國正諦。即用囊瓦起引抑揚。峭拔。可謂舌有轆轤。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便賣弄。問於王。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

言為寶之貴。所值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

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日。實。以不文。

也。是其有交鄰。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

夕。獻善敗於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叙序次。又能上下說乎鬼。

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上天神下地。祇總謂。

通鬼神之情。所以為說也。是。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治本國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交鄰國所資。有賴於國。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是其所生之物。故為寶一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觀射父恰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皇大也左史倚賓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鄰國本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則非有用之物矣。已上止就楚國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如觀射父二人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指祭祀之王之類。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珠金玉本是一類。上文既言龜珠金可寶若遺却玉似涉於有意折駁此處補出玉之有意於國者為寶非白珩之玩可比。立言毫

無滲漏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水旱臧否火災兵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根上備賦用句。已上推出一層言凡為國者所當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獫不能寶也。譁囂聲喧也指鳴玉而言簡子將寶賣弄一番止討得當而檢白羞殺

林西仲曰。召公作旅獒云。不貴異物又曰所寶惟賢言必去此取彼也。孟夫子謂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恐其相妨齊威王言已有檀子等四臣愈於梁王炤乘之珠欲以相勝皆為正論。乃此篇獨把個寶字看得十分鄭重語語歸本。



古文木言角  
於有益國家之意。故其言人則曰能。言物則曰所以。曰足。以其意以為若有益於國家。不特賢才當寶。卽龜珠金玉。山林藪澤。皆可資之以爲用。本不相妨。何待相勝。亦不必去此而取彼。但不可以耳目之玩。謬稱爲寶。洵千古勦闢之談。亦千古平情之論也。王孫欲折倒簡子。故周匝至此。若單言寶賢不寶玉。便是一碗餛飩茶飯。如何勸客。反招迂腐之嗤矣。尤妙在逐件數來。有原有委。分而又合。合而又分。旣明疏自己。又暗射他人。所以爲至文。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此番伐越當在夫椒旣平後事

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江。欲與戰

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

言有天主持其間不用戰而

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末嘗有所挫也。

言二子善戰

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

詩小雅決拾旣飲決以象骨爲之着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皮爲之着於左臂

以遂弦也。喻二子善用兵。而吳國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

授命猶言致命言知勝不可必而又與戰是委致其命以徼倖矣所以不

可。已上發

王不如設戒。設兵。約辭。行成。以喜其民。

約卑無庸戰之意

王不如設戒。設兵。約辭。行成。以喜其民。約也。



喜所以以廣修吳王之心廣後所以吾以卜之於天天若  
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謂越不將必寬然有伯諸侯  
之心焉寬即廣既罷樊其民而天奪之食食祿也民既罷  
謂之奪坊木或指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言至此吳無有  
亦不待授命矣已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夫越大行成於  
上發唯天所授之意已吳曰已下皆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  
私告於下執事曰布幣行禮為敵國行成之常今乃不敢  
也辭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已指樵李傷闔廬事引為  
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越不取越國君

王之於越也是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天災指上文見禍言已  
恩今句踐申禍無良申禍重見禍也無良自草鄙之人敢  
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存  
為德之大侵疆為怨之小言越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  
民皆感吳恩見伐而不敢抗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  
重罪頓顙於邊委在也言起師逆之江者乃領三三大今  
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  
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寇令若禦句踐請  
盟以吳不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眩該同備



女於天子。一介嫡男。奉槃匭。洗手以隨諸御。御近臣室春  
日備百姓。解同秋貢獻不解於王府。上四句貢獻于女此二句貢獻方物  
後如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諸侯即征不享  
則舍之。不過責也。已上言見伐夫諺曰。狐狸埋之。而狐搢  
不敢抗請受盟。為屬邑。以備貢獻。夫諺曰狐狸埋之而狐搢  
之。是以無成功也。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也。顯聞於  
天下。而又刈。刈草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也封殖刈亡  
喻根上文將。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心也  
赦越若又滅越。則前功盡棄。無以風示諸侯。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  
焉。得貢獻為利明聞天下為義。

約辭二字。是通篇作用。所謂言之太甘。其中必若也。然  
吳王所以墮其計中者。蓋緣其有伯諸侯之心耳。大夫  
種語語窺見其微。故諸稽郢之辭。先言感恩。次言服罪。  
極力奉承。復闕以貢獻不懈之利動。以明聞天下之名。  
此時吳王廣侈之心。莫可禦止。雖百子胥亦無如吳王  
何矣。但此番起師伐越。舊註指哀公元年敗越。夫椒之  
事。夫夫椒既戰矣。何以大夫種有無庸戰之說乎。夫椒  
以前。闔廬死於檣李。夫差以為必報之仇。何以諸稽郢  
有宥赦封殖大恩之說乎。愚按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



國語篇首載云。吳王夫差既許越成。則是年吳又伐越。再平無疑。斷無追書十年前夫椒舊事之理。故此篇之後。即接以伐齊。且吳王又有若越既改吾又何求之語。則此番伐越。在夫椒之後。伐齊之先。明矣。坊本舊註誤。人一至於此。明眼者細讀本文。亦自無不知也。  
西仲

申胥亦許越成

國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

越成。而無拂吾慮。亦知必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

反行。吾振旅焉。改謂誠心改事吳也。反行伐齊而反也。申

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不是不又非懼

畏吾甲兵之彊也。亦不是不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

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玩弄也。此句是夫固知

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病故婉約其辭。以從逸

王志。婉約卑遜也。縱逸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惟

古文  
卷之三  
六二  
申胥諫一  
申胥



吳自害而已。是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  
 還玩吳國作用。三句皆自。然後安受吾燼。燼餘也。安受吳國未滅之餘所。  
 傷之實。已上與大夫種。夫越王好信以愛民。領大本。四方歸之。得。  
 獻謀語語對針。天日長炎炎。是興發。及吾猶可以戰也。為。  
 心年穀時熟。意得。虺弗摧。虺小蛇。為蛇將若何。言滅越當及時。吳王曰大夫。  
 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隆尊虞度也。若無越則吾。  
 何以春秋曜吾軍士。可以越從吳之兵。乃許之。成將盟。越王。  
 又使諸稽郢辭曰。加一又字。妙還玩吳國於股。以盟為有。  
 益乎。指今日。前盟曰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

之盟。日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  
 輕也。以吳放越出於殊恩。原不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荒室也。總之吳。不以越為意也。

此篇緊接在諸稽郢行成之後。吳王伐齊之語驕氣可。  
 掬諫自不入。子胥料大夫種之謀。語語對針。非偵伺而。  
 知。之所謂英雄所見大略相同也。明知越王當與。猶言。  
 及吾可戰。即范增必殺沛公之意。無奈吳王受越約辭。  
 之後。總不以越為慮。至行成請盟。原出諸稽郢之口。及。  
 將盟。又以有益無益二語為辭。還玩股掌之上。至此猶。



不自覺人言句踐智吾直以為吳王愚耳然使吳王  
終於愚此句踐所以智也  
西仲

申胥諫伐齊

國語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

即荒成不盟者

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

不念申

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

吳不受賜天又將以

吳改賜他國

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謀

有報吳之志

舍其怨令輕其征

賦身自

施民所善去民所惡

乃恐懼改謀之實

身自約也裕

其衆庶

自損以益民

其民殷衆以多甲兵

殷盛也此自約裕民之效○有報吳

之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何○同○去○去○

夫越王之不忘敗

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

服士猶擁兵司窺閒隙也○有報吳之謀

今王

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疥癬也豈能涉江



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

越患在內且大不肯除之齊魯患在外且

小反加意焉若天命有反以吳賜人齊魯所不能爭王盍亦必為越所併矣○已上言越不可許成齊不當加兵

鑑於人無鑑於水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是也昔楚靈王不

君其臣箴諫以不入此句暗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

陂漢以象帝舜舊註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嶷其山體水施其邱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勞民

以自罷敝楚國以閒陳蔡音閒指城陳蔡言閒固而安之也是時陳蔡已滅舊註非不修方

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會于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師於

勞民以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

營於鍾吾之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名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三日亦王

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璞土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

將入棘闥棘闥不納不食久故不能行棘楚邑乃入芋尹申

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申亥楚大夫芋

理葬獨夫此志也豈遠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其事也○若今王

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鯀禹治水以平

為臺下下為沼是變易其功天奪吾食都鄙薦饑天命之今

○此築章華石郭陂漢之續狠遠戾也○此間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

王將狠天而伐齊陳蔡服吳越之續也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術方

也傾傷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術方

三年  
一年



也。乾谿。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應上服士句。已上言伐齊勞民必致離叛。越得遂敗吳之謀。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獲齊國書。林西仲曰。夫差舍越伐齊。總是吳國將亡。天奪其魄。子胥此諫。想是無可奈何。一時悶絕。氣塞。雜雜。咎咎。說來以天字作眼。分二大段。先一段言天欲以吳賜人。必為越所得。與齊魯無與。後一段言伐齊勞民。必致離叛。正所以成越之謀。何啻痛哭流涕。中引楚靈王事。瑣屑詳經。絕似一篇傳記。細讀又是口中叙述筆法。非傳記筆法。所以為高。

吳王殺申胥

國語

吳王還自伐齊。廼訊申胥曰。訊詰問也。昔吾先王闔廬體德聖明。達

於上帝。先王字天字。一篇之線。譬如農夫作耜。以刈殺四方之蓬蒿。外患如執鍾。吾滅徐之類。以立名於荆郢。此則大夫之功也。皆子胥肆楚之力。先叙其功為今大夫老已失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

念惡。平居輒思出則罪吾眾。擄亂百度。以妖孽吳國。出兵則諫伐齊。阻軍違令。為不祥之語。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

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師中鐘鼓有先王神靈憑依。陰庇取勝。隱見伐齊之功。與闔廬敢告於大夫。唯其謀申胥釋劍而對曰。故解所

伐楚相同。

古文新義

卷之三

六六

吳王

申胥



佩劍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輔弼曰世則其為老臣可知以能遂疑計惡

以不陷於大難遂達也。已上答他德聖明六句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

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孩童謂新

進無識者不違與上又撓亂對看不違於今乃所以夫天之

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近之使感王若不得志於

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無小喜猶知有大憂吾先君之得之也必

有以取之舊註指敗楚以食不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失也舊

註指入郢以班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得者知有

處宮致為楚敗倖得則持滿之戒奉以沒身亡者知有以棄非為今王無以

偶亡則救敗之急不暇失時此天所以不棄吳者

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不當得志而竟得志是

憂而陷于大難吳詐當止於此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

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辟易去值不出也禽俘也先死先

明所以釋劍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人吳國之

亡也謂訊者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

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鴟夷革囊也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之法也

林西仲曰吳王訊申胥原無必殺申胥之意止將伐齊有

功向胥自鳴得志以強其前日之諫為年老失智之言使

其懷慙結舌耳玩稱疾辟易四字自見若有必殺之意豈



復察其稱疾辟易乎。但胥以身存一日。猶望有諫行之一日。而今已矣。不死何益。故吳王目中。不見有越之難。惟見有齊之功。句句說的是功。子胥意中。知有齊之功。適所以成其爲越之難。句句說的是難。釋劍之際。既曰不忍見。又曰懸目欲見。無非以至危至迫之詞。冀王於其死後。稍尋繹而覺悟耳。奈王正當得志之時。盈廷歡賀。勢必認爲忌嫉。况詛如聞庭樹梟聲。必唾去之。而後快。嗚夷投江。非殘其乃。乃欲祓除厭勝妖孽。以爲不使大夫有見。則越必不入吳國。必不亡矣。與吳越春秋所載殺公孫聖同意。

王孫雄謀先歎

國語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

不以歲歉而不興師。狀其好大。

妄行也。北征如會魯於橐皋。會宋衛於郕。皆是。

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

闕穿也。商宋。

吳因穿溝于兩國之界。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屬連也。沂魯水。濟通于河。齊宋徐蔡境皆相接。河則

晉境矣。溝連此兩水。以爲會諸侯之地。不顧勞民。

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午。晉定公名。已上言吳

欲霸諸侯。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

不防越難。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

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

循海逆流而入淮。使吳不覺此遮其外。路之兵也。

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人。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郭郭

也。姑蘇臺名。大舟王舟也。逆流輕行使吳不備。燒其臺。使不可居。移其舟。使不可出。此攻其內一路之兵也。

吳晉



爭長未成。爭主盟邊遠乃至以越亂告。遠傳也。已上言越

能相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今

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因當速歸禦越不

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齒序也雄為大夫上二

者莫利。總喝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章者

軍士也聞亂驚竄顧家以道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來溝

遠必不隨我就正路而歸。旁擊曰既使不得前也此會而先晉晉

而底我我無生命矣。言無會而歸莫利之故會而先晉晉

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率我朝王以成

吾須之不能也。須待去之不忍。不由我若越聞俞章吾民恐

日久越亂益著恐三軍叛我而去不必會而先之。總上一句

同我歸此言會而先晉莫利之故。已上言

除會晉先歎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問所以

外無第二著策。步就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

二字急甚。可以濟事。拏定主意死爭不可有所他疑王慮在道路悠

孫雄進顧揖諸大夫。雄在諸大夫之列王先步就而問既對

諸大夫揖而勉之王亦可以聽其言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

此絕妙一齣關目坊本或刪去可笑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

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諸大夫皆以智帥人者也民

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沒久而至老方死也

無異。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

情。



事也哉。遷移動也。絕慮吳國遠以軍為家。無他念也。晉人  
君勇謀於此用之。諸大夫之言止此。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諸大夫之言止此。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不懼。與上文  
民懼而走相應。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  
皆所以厲士。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會而先歆。  
言可以得。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  
罷之。誅責也。罷遣也。黃池會在夏月。以諸侯未  
諸侯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提志。一日陽。一日留。以安步王志  
之心。

持也。惕疾也。留遲也。王可安然自持其志。疾行一日徐行  
一日。其行步與志相應。若無事者。示人以從容。使不能測。可  
免夾溝膠我之患。此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  
於吳。設布置也。封固塞也。時范蠡古庸。沂淮。勾踐。沂江。江淮  
塞其兩路。侵軼方能至國。舊註。吳王許諾。言其  
謬甚。已上言既盟歸吳之策。

林西仲曰。吳王平日止圖遠功。不慮近禍。申胥既死。尤分  
外放膽妄行。追越難作於內。首尾莫顧。而在會諸侯。隱隱  
皆成敵國。王孫雄前此未聞有直諫之言。本碌碌不足比  
數。獨是此番決策先歆。救外患而歸吳。較之宰嚭及諸大  
夫。猶為彼善於此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登。一著剖晰瞭



如。指。掌。奈。事。在。俄。頃。少。須。時。日。則。越。亂。播。聞。尤。難。歸。國。改。  
因。士。步。就。一。問。卽。拏。定。道。路。悠。遠。句。尋。個。死。中。求。生。之。策。  
屬。士。挑。戰。以。示。晉。人。必。爭。無。讓。使。彼。知。讓。而。不。爭。了。結。諸。  
侯。會。事。妙。在。對。王。數。語。後。卽。進。詣。王。前。顧。揖。諸。大。夫。勉。其。  
合。力。効。死。併。以。敢。後。歸。吳。等。著。一。起。說。盡。以。免。王。復。諭。諸。  
大。夫。紛。紛。道。傍。築。室。蓋。省。得。一。刻。工。夫。卽。多。做。得。一。刻。事。  
務。而。又。急。之。詞。不。是。故。意。欲。向。人。前。賣。弄。也。舊。註。多。訛。  
參。爲。正。之。

吳王初盟

國語

吳王昏乃戒

傳軍令也。昏字與下文夜中雞鳴昧明等字呼應

令秣馬食士夜中乃

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

係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

此戒乃通行三軍者

下文又將各軍分叙之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

行爲一行每軍計百

軍上卒之數

行頭皆官帥離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官帥

上士也稽樂戰也肥胡肅也文犀之渠楯也

分叙千人之長

十行一獲大夫建旌提鼓挾

經秉枹書也

分叙千人之長

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

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

將軍命卿也日月爲常鼓晉鼓也建

之長卽所謂徹

皆自當自旗素甲自羽之會雲之

古文析義

卷之三

七

吳王

鄒陽



增矢名茶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申陳而立

熊虎為旗

此中

茅秀也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申陳而立

熊虎為旗。此中

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冉甲朱羽之。望之如火。烏羽為

所以尚赤。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望之

如墨。右陰所以尚黑。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合三陣

之勢。又此右軍之陣。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為進攻

總上一句。既陳去晉軍。陣成而潛行。昧明王乃秉袍親

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丁寧鐸也。鐸于形似鐘

軍中金鼓齊動。相應無勇怯之殊也。三軍皆譁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譁鉦

旅收兵而止不行也。已上叙吳王整兵造晉壘。眺戰之狀。呼也。振

陣時不出聲。行時亦不出聲。直至迫近晉軍。忽然其聲大作。自然令人

倉皇大借。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

軍壘。敢請亂故。問先別亂次之。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

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貢物所以無姬姓

之振也。無同姓諸侯為天子出力除異姓之強梗者。徒遽來

告。徒步也。遽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黃晉為君。今非王室不

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億安負。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

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式征而正之也。弟幼也。言晉安恃其

室者。乃不念長幼之親。以力征。同姓諸侯自相加害。全不為

王室起見。吳秦伯之後。乃王季之兄。晉叔虞之後。乃成王

之弟。提出不長弟三。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我為長言。我欲

古文析義

卷之三

七二

吳王二

鄧鄧齋



主盟以進則不敢退則不可遠進而主盟恐為晉拒今會日  
振王室進則不敢退則不可若退讓進又無此理  
薄矣中不能從容計議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盟必不成  
徒貽笑孫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晉許吳先則  
於諸侯孫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結好以事晉  
君不則必助決戰難飲事晉而不得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  
外相去止一里往復甚速壁落之外可以立董褐將還王稱  
左畸曰稱謂也左畸軍左部使傳言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  
王前此左畸傳王命之詞也攝少司馬官名茲人乃皆進自  
劉於客前以酬客劉劉也酬報也使人聞呼董褐既致命  
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小則嬖妾嫡

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如簒奪大則越人吳越人重於  
可與戰毒猶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謂鞅也無以爭然而  
不可徒許也若徒許則因加兵而讓有損國體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以吳親  
故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  
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陽尊貴而統陰故陽卦多陰為君子之  
於陽卜也此取譬之詞言吳以主盟為請欲收周室諸侯以  
振天子似能憂王室者先把吳王爭先歆意提過轉入下  
文孤以下客邇於天子無所逃罪以諸侯失禮難辭其責故  
內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子一



人。吳先世。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因有楚越之慮。用

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行周公之

禮佐周公言天子命晉率諸侯朝貢以息吾今君掩王東海

以浮名聞于天子。掩蓋也。浮名。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

則何有于周室。吳知禮防猶且自越。况楚越諸國本非姬姓

不式諸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

不敢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于

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若肯去于

王室者晉當遵長幼之序。讓吳先軟。所謂許吳王許諾。王號

之先而又徒許也。已上讀謂復命詞畢去矣。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會事吳王既會。越聞之。

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

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托為過賓而

出且令宋不

疑王之所為。林西仲曰黃池之盟原有定約所曉曉不定者祇此一軟

之後先耳。晉必不意吳有觀兵之舉。惟其不意所以吳得

逞其爭也。篇中叙列陣處。初寫其行之整次。寫其色之鮮

三寫其聲之雄。自昏至夜中。自雞鳴至昧明。無不井然有

序。然總在晉人不意其至而忽至處著筆。遂覺字字生動。



至於吳晉兩邊諸命皆把周天子做個門面語頭若以兩邊詞意衡一吳責晉以力征兄弟其失禮于天子輕晉責吳以僭號淫名其失禮于天子重奈吳有必爭之志其詞勁晉懷相讓之心其詞婉故夫差一稱吳公便居然有牛耳之執其實針鋒相對不分瑜亮也世人以王稱左畸及貢於陽卜二語舊解支離不能卒讀蓋未細心理會耳

越行成於吳

國語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

及國子姓

同姓稱為父兄昆弟國子姓即國中百姓姓在軍者呼之為子也危既資人故無所擇有能助

寡人退而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

謂為卿○號令之詞止此大夫

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水則

資車以待乏也

資賴也賈人所賴得善價者皆一時不用之物藏之有德夫雖無四方之

憂然謀臣為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莢時雨既

至必求之

國家有事時所用皆時所取之人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

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

有方求已無及矣句踐曰苟得聞



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謂能為此言，即是可與謀之士。今既得之，亦不為晚也。○答他無乃後句。  
執其手而與之謀。謀行成。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踐示君前之義，臣名之義之無所使，使下臣種自言卑賤之極，不敢微聲聞於天王。微達也。至卑於至尊分。私於下執事。私謁於吳國最卑之臣，求其輟  
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欲以越國所有為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以越君臣之愛女為吳君臣之貨，希妄申言子女之  
越國之寶器，盟從。申言金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申言寡君之師徒，不但不足辱君，且可以聽  
徒唯君左右之。君所用。已上言吳許越成，得此國不必殺

是人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不受係妻孥。俱死沉金玉於江。不與吳得。越國金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一為奇，兩為偶。人知不免於死，拚命赴闕  
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可當  
兩人是五千人，可當萬人。與君而戰，吳王士卒豈能盡保其無傷乎？戰而日事君，猶左傳齊國佐對晉人戰而曰：「擄乃婉辭也。」韋註：「上下文既說不去。」已上言吳與其殺是人也，寧不許越成徒殺是人於越國中，毫無所得。  
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不戰得國利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大夫種果能助謀而退吳

林西仲曰：此句踐夫椒戰敗行成之詞。大傳既載大夫種



因太宰嚭以行成一句則此詞應出大夫種之口明矣因  
大傳行成無詞吳語又無所載章註遂以後來吳再伐越  
諸稽郢之詞認作此番之事相沿至今無人辨識茲按越  
語大夫種之詞作兩層曲折而下把許成不許成兩般利  
害一齊揭出任吳所擇極卑順中却帶一段勁悍之氣與  
諸稽郢一味籠絡之法不同玩此則初成再成語意不可  
移用迥然難以混淆矣讀古人書俱要互相參考如此不  
特是篇也

范蠡滅吳

國語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賢良親近之士重祿大出也越伐吳三年吳師

既潰保於此臺

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敗越乃

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

願臣服於越如

越保會稽時所請其意以吳會赦越越亦當赦吳也

王弗忍欲許之

以其辭卑而禮

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

庸用也言時不可失得時

弗成天有還形

失時則大有轉以廣人之象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

反節期也

字之意言天轉以與人

小凶則近大凶則遠

所反之禍有大

其或不定在五年者此耳以此番伐吳距

先人有言曰伐柯



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不斷即不忍其忘會稽之事乎？吳不滅越於會稽，故有今日之敗。此天有還形之戒，即在目前也。已上言不可許吳成，王孫雄引會稽之利為例。范蠡即引會稽之事為鑒。王曰：諾，不許矣。知斷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以無辭折之故。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有則有殷憂，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有吳則有侵，夫不能安。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謀滅吳，若許其成，前功得不堅，問一費令其自省。王姑弗許，其事將易冀已。言吳滅在邇，不難少必不可存止，擊定。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以蠡必有折，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持戰具對客，使者之詞。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委制，屬吳也。其國也不受，是不聽天。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今天反以吳之命矣。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委制于越。君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不敢復為吳之不受，所以尊天也。還形之意，倒怪吳前。此不滅越之非妙。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蟹食稻盡，是子將助天為虐。兵為助，不思其不祥乎？幸災肆害，必得陰禍，豈有命，即以天災當恤之義責。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欲其緩攻，使得求成也。越先世曾最卑。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澤障之不成子也。不成其為子爵。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澤障為國。鼃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落。鼃鼃，蝦蟆也。小洲曰渚。民亦不成其成。



爲民。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哉者乎。言我生長此鄉。不聞理義。與禽獸同。雖有善言。非所知也。欲拒其辯。自甘卑薄。妙。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將前言再誦一遍。言范子既甘陷不此請致辭以待命。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權執事不必。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可往歸吳。勿令我有殺來使之請於越王。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恐報王又多。擊鼓興師其甚。使者辭反。吳范蠡不報於王。一番議論也。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上面應使者提鼓接柁原爲此時擊之以興師也。語畢而鼓聲起。使者前行。越師後綴。緊齊到姑蘇之宮。未戰而吳已潰。極爽利。極乾淨。總是一味辣。林西仲曰。越有范蠡。猶吳有伍員。伍奢謂員爲人剛戾。忍

詢能成大事。愚以爲范蠡亦是此副本領。如員之在吳。退耕蠡之爲吳。官士同一忍詢也。員說吳必覆楚。蠡諫越必滅吳。同一剛戾也。所以皆成大事者。婦人之仁。只是失之不剛。戾匹夫之勇。只是失之不忍。詢鮮有不亂大謀者。茲蠡所言。天有還形。卽員所言。天命有反之意。蠡所言。吳能爭三江五湖之利。卽員所言。三江環之。民無所移之意。無論本領相同。卽見地亦未嘗不相同。然吳所以亡。而越所以霸者。止爭用與不用。故蠡得成其爲智員。但成其爲忠也。至於應對使者一著。在越王以爲上孫雄之詞。必無可



以折服乃蠡竟以枹鼓爲幣帛以提援爲揖讓輕輕把聽天之命點過待其說出理義話頭遂自認越君本不成君越國本不成國越人本不成人而我但粗具人形實同異類懵然無覺此時縱有波濤之辯電光之舌何所用之不得折服當無不廢然而返省却許多絮絮叨叨葛藤還是副剛戾忍詢大作用也宋太祖答徐鉉云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鼾睡鉉惶恐而退亦以鉉有才辯非理義所能折服耳先輩評蠡言餒鄙不可爲訓與宋史譏藝祖之失言真一樣頭巾氣



